

PANGU ZHISHEN PANGU ZHISHEN

盘古之神



盘古之神

马卉欣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I 277.5

2

1573

盘古之神

PAN GU ZHI SHEN

马卉欣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张呈富

封面设计：周艳梅

盘 古 之 神

马卉欣 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3 1/32 印张 10 插页 6 精 10 字数 212,000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平装 1—2,400 册 精装 1—300 册

ISBN 7-5321-0954-2/K·71 定价：6.60 元(平装)

ISBN 7-5321-0955-0/K·72 定价：9.30 元(精装)



1990年10月作者在湖南湘西苗山考察时的自拍照



桐柏盘古山远眺

刘军摄



广州（原盘古国）花县狮岭盘古庙

陈棣生摄



桐柏山盘古庙中的盘古像

刘军摄



广东盘古庙中的盘古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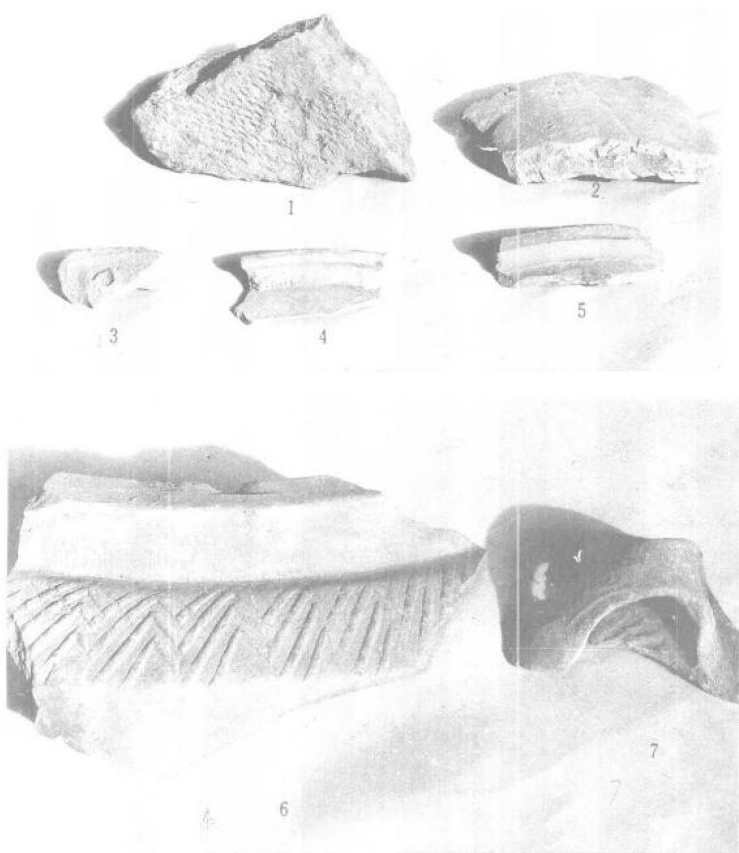
陈棣生摄

狮岭盘古庙的盘古神位牌

陈棣生摄



桐柏山盘古庙的七块文物残片



对桐柏盘古庙残存陶片的初步鉴定

1987年5月29日，中央、省、地、县有关学者去桐柏盘古山考察，在山顶盘古庙周围拣陶片七块，经文物队部分同志初步鉴定，这批陶片的年代有早有晚，大体是：

1 砖：一残段，青灰色，结构较致密，一面饰绳纹，出自汉代。

2 井圈：一小残段，弧形，青灰色，出自汉代。

3 4 盆：两小残块，灰陶，由于太残，年代难断，其下限当不晚于明代，两件也有早晚之别。

5 瓦当：一小块，灰色，由于残甚，年代不详。

6 7 瓮：两残块，一为口肩部一段，一为器耳，皆红陶，约为明代。

柴中庆（河南省南阳地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被贬在盘古庙院一角的张天师像

左则摄



民间盘古风俗——拴娃娃

左则摄



当地群众朝拜盘古的盛况

刘军摄



浙江省永嘉县柯师路口村盘古帝王庙中的盘古像(右)

徐华龙摄



三月三庙会朝拜盘古的情形

刘军摄



盘古庙外的大戏

刘军摄

序

袁珂

几年以前就知道卉欣同志在着手编写一部关于盘古的专集，经过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卉欣同志的辛苦努力，该书现在终于杀青定稿，要交付出版社印行了。卉欣同志特从远道来信，要我为他这部著作写篇短序，这在还尸位着神话学会某种职务的我，固然是义不容辞，然而却也有相当的难处。因为稿子要赶着付梓，不能给我先寓目，只能把书稿的框架内容在信中大致告诉我，这样我就无法就书稿作评介，只好漫谈式的随便写点感想以代序言。

中国神话中的创世英雄人物，最显赫的有两个，一个是女娲，另一个就是盘古。女娲肠化十神、补天、造人、作笙簧、置婚姻等行迹，先后见于《山海经》《楚辞》《世本》《淮南子》《风俗通义》诸书，时间是从战国到汉末，在这五六百年当中，她的声名可谓煊赫于世。当女娲光辉显耀的时候，盘古还默默无闻。到稍后一点，三国时代吴人徐整著《三五历纪》（又有《五运历年记》，传也是徐整作，二书均佚），记录并创造了一个开天辟地的盘古，语虽不多，却忽然一下子石破天惊，后来居上，造成压倒一切的优势，不用说其他创世英雄人物如伏羲、燧人之类，就连女娲这样一个远古时代人类共同宗奉的“大祖母”，也不得不让位于这个异军突起的后进的盘古了。

盘古正式见于文字记录虽然较晚,但是它的口头传承、有隐约的脉络迹象可寻的还是比较早。其脉络迹象表现维何?曰一是从伏羲演变到盘古,另一是从槃瓠演变到盘古。常任侠《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见《说文月刊》第一卷第十、十一期合刊)说:“伏羲与槃瓠为双声,伏羲、包牺、盘古槃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我是赞成这种说法的。神话传说,流传演变,错综复杂,大可融会观之,本来不必拘泥。除声训可通外,从伏羲演变到盘古,从形貌上看,《文选·鲁灵光殿赋》说:“伏羲麟(鳞)身。”《史记·补三皇本纪》说:“庖牺氏……蛇身人首。”而《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说:“兹古之君,龙首蛇身。”是其形貌大体相同。又伏羲女嫫兄妹结婚,记录虽始见于唐李冗的《独异志》,但是他们以蛇身人首作夫妇交尾姿态的画像,却屡见于汉代的石刻画像与砖画,咸以为即是神话中两人血亲婚配的纪实,众无异辞。而六朝梁任昉《述异记》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古文省约,所谓“盘古氏夫妻”,即盘古氏以兄妹结婚而为夫妻。如今口头传说的盘古神话中,亦多盘古兄妹结婚神话,即作者此书所搜集,亦颇不乏其例,乃至还有什么大磨村的大磨,为实物之最好的指证。由此看来,由伏羲演变而为盘古,乃事物发展的自然,顺理成章,本无足异。再说从槃瓠到盘古。槃瓠、盘古差不多是同时出现,而槃瓠较之盘古略早。槃瓠首见于汉末应劭的《风俗通义》,比盘古略早数十年。不过据罗苹注《路史·前纪一》引《六韬·大明》说:“盘古之宗,不可动也,动者必凶。”此《六韬》若真是《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先主遗诏敕后主书中所说“闲暇历观《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那种古本《六韬》,则盘古名字的出现可能比槃瓠更早,然而并无碍于它们间的互相影响。

尤其是后者影响前者。因为盘瓠事迹的写影，早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海内北经》说：“犬封国曰犬戎国。”郭璞注同经“其东有犬封国”时，就径以盘瓠神话释之。郭璞的解释是不错的，可见《山海经》的犬封或犬戎，实际上就是早期盘瓠神话的写影：二者都包含着一个最重要的血亲婚配的内核。“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不用说是血亲婚配了，就是盘瓠神话中，盘瓠和高辛帝少女的结婚，也留有原始时代血缘婚的痕迹。细节请参见拙著《古神话选释·盘瓠》解说，这里就不多赘了。而盘古神话呢，前面已经说过，不论从文字记载到口头传说，除了开天辟地事迹以外，它都有兄妹（或姊弟）结婚这样一个重要的内容，盘古神话受到盘瓠神话的影响，也是极其自然。如今西南某些少数民族中，让盘瓠神话和盘古神话并存，或使二者混而无别，正是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

但是，一个伟大神话的形成，它取材的途径，往往并不是单一而是多方面的。例如这个开天辟地、化生万物，而又兄妹婚配、繁衍人类的盘古神话，它的取材，我看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上述受血亲婚配的盘瓠神话（或伏羲神话）影响是一个方面。另外，盘古开天辟地所开辟的“天地”，它的原初形态，乃是“浑沌如鸡子”的。这“浑沌如鸡子”的天体设想，就是取自东汉时“言天体者有三家”（《书·舜典》疏引蔡邕《天文志》）最进步一家的“浑天说”的成果。“浑天说”即主张“天之形状如鸟卵，天包其外，犹卵之裹黄，圆如弹丸”。汉安帝时，张衡为太史令，职掌天文，用精铜造浑天仪，其形态就和徐整设想的“浑沌如鸡子”的天地的原初形态相似。是盘古开辟神话，无形中已吸收有当时进步的科学思想了。当时言天体者除“浑天说”一

家而外，尚有“宣夜说”和“盖天说”二家。“宣夜说”师训莫传，无可称述。“盖天说”则略言天如覆盆，女娲断鳌足撑天的设想似之。较之“盖天”、“浑天”的设想自然又高一层，宜乎盘古神话后出于女娲神话。这又是一个方面。至于论到盘古“垂死化身”、“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等，本来这个巨人尸体化生万物的神话，世界各国各民族每多有之，但揆以当时具体情况，不少学者咸以为是受了印度佛经神话的影响。例如陈志良在《盘瓠神话与图腾崇拜》（见《说文月刊》第2卷第4期）一文中，就曾举《凡泰梨雅优婆尼沙坛》《小乘涅槃论》《摩登伽经》诸书以为证，内容这里也不多说。看来在佛教已经昌明兴盛的东汉三国时代，徐整从某些佛经中吸取营养，从而丰富了他对开天辟地这个神话英雄人物的记录和创造，也是大有可能的。

盘古这个人物，自然是神话幻想的虚构，不是实有其人。当徐整在记录并创造这个人物的时候，“集体无意识”这样的话头似乎已不能用在他的身上了，倒是可以肯定的说，至少他已经进入了半自觉的艺术加工状态。但是，当这个人物一旦从徐整笔底走出来，被多年以来渴求对宇宙人生探本溯源的群众接受并认可的时候，从他的身上，就产生了无限强大的威力（这才是真正的“集体无意识”）。不论从神话或从历史的角度看，他虽是比较后起者，却突然跃居了首座，成为神话或历史首当叙写的人物。所以我在《古神话选释·导言》中曾不无感慨地说：“一切还是得从盘古叙起，不管此说的出现或先或后。”正是这样，必须用广义神话的观点，将一切神话融会贯通而董理考察之，才能得神话真正的精神。否则这出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又确实含有“创造”（改造制作）色彩的盘古神话，岂不是将排除在我们神话考察的视野之外么？——中国神话

而排除了盘古创世神话，想一想将是怎样一片零落、杂乱、荒芜的景象，那怎么能行！

盘古神话一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就像藤蔓类植物种子的撒播似的，到处蔓延滋生，历时愈久而愈繁。不论是在汉族地区或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都可以寻觅到这位神话英雄的遗踪。他的踪迹所至，形成了山川风物，习俗民情，图腾崇拜，祖先信仰，等等。其覆盖面之广大，影响之深远，自有神话以来，我看还没有任何一种神话足与伦比的。

古籍关于盘古遗踪的记载，过去曾经零星片断地记过一些，但很疏略，未得全貌。卉欣同志发下宏愿，在作了几年材料准备的工作之后，又于去年六七月间，亲身携带照相机、录音机等现代化采访器材，去全国各地考察盘古神话的踪迹。他历时九个多月，行程三万余里，到的省份有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陕西十九省（自治区），还加一个上海市；接触的少数民族有瑶、苗、畲、彝、白、侗、壮、布依、土家、水、毛南、傈僳、仡佬等二十多个；搜集、记录、拍摄了盘古神话在民俗学、民族学、史学、神话学、考古学方面大量的资料，真是洋洋大观，前所未有。现在汇集成册，加上他自己的论述，这无疑是对神话研究（相应还有上面提到的多种学科的研究）所作的一项重大的贡献。

卉欣同志生长在中原地区的河南省桐柏县，是神话中禹治洪水降伏无支祁的地方。这里的山川风物，处处有神话传说的遗迹。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这里有盘古山、盘古庙、盘古碑、盘古金库、盘古石狮子、盘古八子山、盘古船、盘古井等；盘古山的北面，是泌阳县界，那里还有一个盘古村和盘古兄妹滚磨

成亲的大磨村，大磨村的大石磨至今还在——似乎一切有关盘古的神话传说，都以栩栩如生的、无可辩驳的实物指证荟萃在这里了。这里还有每年三月三按期举行的热烈隆重的盘古庙会，远近各乡来参加庙会、朝拜盘古的，据说常多达十万人以上。中原地区，自来号称是华夏文化的摇篮。像桐柏盘古遗迹以及盘古庙会等文化现象的出现，自然有理由可以解释为：它无非说明凝聚在华夏民族民族意识中潜在的寻根心理是多么深厚。中原一切神话，都可以看作是华夏民族民族意识在文化上寻根心理的表现。所以我曾有题词给卉欣同志说：“中原神话，文化之根，采风寻根，寻到了根。”盘古神话应是一切神话在文化上的总根子，故桐柏地区乃有那么多显示古老文化的盘古遗迹出现。假设以此为中心，扩展而至于全国各地各民族，则盘古神话所造成的波澜，必将会是如何的壮阔可观。卉欣同志这部在当地领导大力支持下的《盘古之神》的编写，洋洋二十万字，它的成就和意义大约便在于此。

从去年到今年，是地区和民族神话研究兴旺发达、气氛热烈、已经取得或将要取得若干成果的一年。据我所知，去年五月下旬有齐鲁神话学术讨论会在济南召开；十月下旬又有盘瓠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湖南省苗族地区的芦溪县召开；然后是今年三月，当每年一度的盘古庙会在河南省桐柏山举行的时候，这部《盘古之神》也由特邀来此考察民俗活动的部分专家学者作了审稿定稿；九月初旬，又将有两个涉及少数民族文化与黄帝神话的学术研讨会将分别在云南省大理县和河南省新郑县召开；还有一个防风神话研讨会，大约也将在今年秋天于浙江省莫干山召开；这些都使人欣喜鼓舞，为中国神话研究的方兴未艾而高兴。在这种生机蓬勃的气氛中，卉欣同志这部